



何献瑞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跳吧 / 何獻瑞著.

--初版.--臺北市：一人，2012.02

320面；19*13公分

ISBN 978-986-85413-6-8(平裝)

857.7

100026895



跳吧
Jump

作者 何獻瑞

主編 劉霽

執行編輯 楊惠琪

裝禎設計 阿發小姐

出版 一人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南京東路一段二十五號十樓之四

電話：(02)25372497

傳真：(02)25374409

網址：Alonepublishing.blogspot.com

信箱：Alonepublishing@gmail.com

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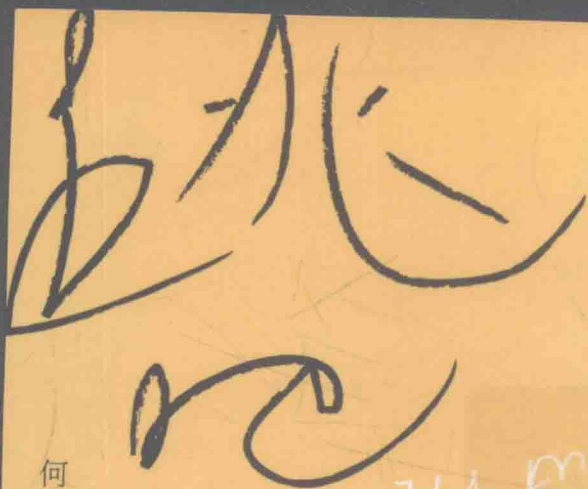
電話：(02)29178022

傳真：(02)29156275

印製 約書亞創藝有限公司

二〇一二年二月 初版

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



何献瑞

jump



獻給曾經在這塊土地上活著跟死去的人

「若要由此過，留下買路財。」

沙林在瞭望塔上，向下面的人大喊。塔下的男人嘴唇發白，頭頂發燙，身體搖搖晃晃。沙林把話又說了一遍。那人把手伸進懷裡，掏出一顆桃子。最後的一顆。沙林搖搖頭，從箭袋裡取箭搭在弓上，動作快而熟練。那人感覺到死亡近在眼前，於是開始發抖。他把肩膀上的包袱和背上的孩子放下，任孩子在太陽底下大哭，希望從包袱裡頭找到可以讓他保住小命的東西。

「算了，你走吧。」

沙林揮揮手，朝地上吐了口口水。男人不停向他道謝，連忙收拾好包袱，快步往村子走去。

「等等。」

沙林才說完，男人立刻跪了下來，拚命地磕頭，求他饒命。

「把孩子帶走。」

男人回頭抱起孩子，慌忙離開。

沙林是村子裡的傳奇。他的父親是山上的獵戶，平常靠著打山豬和野鹿爲生。有天夜裡，土匪上門打劫，因爲抵抗而被殺害。他的母親受到驚嚇，靠在牆邊提早把他產下。旁人發現時，他的臍帶已經被割斷，躺在弓箭旁邊哇哇大哭。趴在地上的土匪頭子，左眼中箭，右眼盯著箭尾，仍保留著死前困惑的眼神。

眾說紛紜。村民說要是他的母親有這麼好的本事，一定早就出手，不會眼睜睜看著丈夫死掉，所以趕跑土匪的人肯定是沙林錯不了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可不得了，以後村子再也不會有土匪敢來騷擾。爲此，平常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成天泡茶的廟祝拄著柺杖，領著村民上山來把事情搞清楚。當他們看到屋外發黑的血跡和被扯爛的屍骨時，所有人面面相覷，不敢妄動。

「別慌。我自己過去。」廟祝的聲音宏亮，吵醒了正在屋裡小寐的母子。他用柺杖推開虛掩的門，在床邊坐了下來。

對於廟祝詢問的那段過去，沙林的母親躺在床上，虛弱地回答：「忘了，我忘了，也不想再想了。」廟祝說如果不給個交代，會讓他很難向村民交代。她嘆了口氣，把廟祝招來，在他耳邊悄聲地說：「你到底想要什麼交代？我快餓死了，我的孩子也是。如果你見死不救，我一定變鬼來找你算帳。」

廟祝聽完大驚失色，立刻派人帶來了食物和奶媽。沙林的母親吃完東西，稍微恢復體力後，改口對廟祝說：「你說什麼就是什麼，但是，你得答應以後不讓我們挨餓。」

達成協議後，廟祝走到屋外，對已經點燃火把的村民說：「是的，是那孩子，跟我請示神明的結果一樣。」

村民歡聲雷動。廟前的慶典一連辦了好幾天。廟祝也信守承諾，定期派人將祭神剩下的供品送給他們。沒人再去追問事情的真假，直到鄰近的村子被搶，村民才又想起他們，要他們搬到隘

口，好來保護村子。

村子被高山圍繞，隘口是唯一的通道。因為隘口並不容易找，所以除了原來就住在山裡的人外，村裡大都是些走投無路的窮人和被追捕的犯人。沙林的母親談吐不凡，氣質出眾，據說是遭人陷害才家道中落。沙林的父親是個罪犯，但母親在沙林懂事後告訴他，他的父親是因為打抱不平，得罪了官差才被冤枉的。

村民替他們在隘口邊蓋好房子，承諾會給他們更好的生活後，他們從山上搬到了隘口。消息傳開，土匪真的因為傳說而不敢貿然接近。接著，開始有些家境稍好的外地人爲了安全而想搬進村子。爲了收租賣地，村民把土地瓜分，但沙林和母親只得到一座瞭望塔，好讓他們能看得更遠一點。

某天，一個考慮買地的富翁來到村子。他是放洋留學的富家子弟，以科學爲信仰，對於跟自己無關的事，只相信親眼所見。

「我不相信那孩子能有什麼本事。」富翁的話引起了村民的恐慌。他們把沙林的母親找來，要她在富翁面前保證，下次沙林會爲他表演射箭。

「他只有三歲啊。」沙林的母親私下向廟祝抱怨。廟祝說他也無能爲力，因爲那是村民一致的決定。爲了教會沙林，她只好日以繼夜地練習。當富翁再來時，她已經有了不錯的身手，但沙林只學會了掏箭。於是她決定說謊，「這孩子只有在遇到危險的時候，才會表現出真本事。」沒

人能推翻這種說法，富翁也不再堅持，反正他買下的土地已轉手大賺了一票。這件事情過後，所有想摸黑闖進村子的人，都在沙林的母親發箭嚇阻下放棄。村子越來越安全的同時，村民也有了共同的秘密。他們知道其他人會搬進村子，是因為相信傳說，而不是因為一個寡婦。所以他們更加誇大沙林的神奇，好讓人忘記他的母親。爲了村子的繁榮，他們心照不宣，從來不對外人提起。

在此同時，越來越多人想進村子做生意。村民又看到了商機。他們要求沙林向路過的人徵收過路費，沙林的母親教了整整一年，他才終於學會。

「若要由此過，留下買路財。」當他第一次說出這句話時，連原本嫌他笨的村民都爲他拍手叫好。

「我快不行了，以後你得靠你自己。」

八歲時，因病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母親對沙林說。他雖然愛玩，又不聰明，但很懂事。他開始努力學習射箭，在完全掌握訣竅的那天，走進了村長辦公的地方。當年的廟祝已經當上了村長。沙林向他提出要求，希望在村裡有一戶房子，還要一個丫鬟。

「不然，我就帶我娘離開。離開這裡。我說到做到。」

沙林的聲音發抖。他從來沒有爲了自己向別人要求過什麼。隔天，村長空出大夫家隔壁的房子，又找了個剛懂事的孤女充作丫鬟。於是沙林和母親分離，獨自留在隘口，站在瞭望塔上保護

著村子。

往後幾年，天象很亂。有些年，雨一連下了好幾個月。村民每天看著雨，雨讓他們忘記了時間。他們把房子越蓋越高，還造了竹筏，搭起雨棚，整天聚在一起飲酒作樂，聽人說書唱戲。也有些年，太陽整天掛在天上，就是不下雨。酷熱的天氣讓人昏昏欲睡，土地被曬得皸裂，時間也成了失去連續性的粉末。村民花錢請人從遙遠的海邊挑來一擔一擔的水。水才撒在地上，鹽巴就成了薄雪，土地因此成了沙地，再也種不出農作，蓋不出穩固的樓房。

但真正困擾村民的不是這些，而是窮人，越來越多的窮人。打雜的、幫傭的、跑腿的、乞討的、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的，全是窮人。他們趕也趕不走，一趕就躲，躲起來過著偷雞摸狗的生活。村民說如果再這麼下去，他們就要離開這裡，搬去更安全的地方。

「別再讓沒錢的人進來！」

胖嘟嘟的村長坐著轎子，一次又一次前來提醒。不過，面對那些可憐人，沙林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盡可能給他們方便。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變了，土匪穿上制服成了軍閥，為分贓的問題自相殘殺。只關心自己，對其他事情一概漠不關心的村民，再富也富不了多久了。

就算是今天，雖然才剛辦完囍事，但他仍在清早起床，站在塔上看著一切。
背著孩子的男人還沒走遠，遠方又揚起一片沙塵。

他聽出風裡夾雜的聲音。

是軍閥。

他討厭軍閥。他們花錢請人爲他們打仗，好奪取更多的錢。那些爲錢而死的人被隨意丟棄掩埋，來找他們的家屬只能站在亂葬坑前，望著土堆上的雜草發楞，然後默默離開。爲此，沙林花錢請人爲自己做了墓碑，也爲母親和妻子各做了一個。不過他並沒有認真想過，墓碑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爲那是人一生空無的總結。

他決定先給個警告。他抓出距離，把弓拉滿，在風吹過的時候，對著太陽鬆開了手。咻。竹子做的箭畫了一道長長的弧線，插在沙塵前面，晃啊晃的。士兵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對於這天外飛來的一箭，都摸不著腦袋。

「有埋伏！」他們只好這麼喊。

沙林抹掉臉上的汗，抓起第二枝箭。一個人騎著馬從隊伍裡出來，那匹馬全身通紅，又高又大，黑色的鬚毛像是女人的長頭髮。

他認出了那人。

是老大爺，最有勢力的軍閥。

「我是特地來找你的。」

沙林站在塔上沒有答話。老大爺揚起手，兩個士兵合力扛來一只半人高的木盒。紅色絨布裡

包著一把鑲銀的洋槍。沙林爬下塔，接過長槍把玩了一下，然後朝天空扣下扳機。槍聲震耳欲聾，他的肩窩隱隱作痛。

「對著東西試試。」

沙林聽命朝屋子開了一槍，牆就應聲垮了。老大爺穩住受驚的馬，要他瞄遠一點。他擰掉鼻裡的灰，往山腰開了一槍。士兵找了很久，最後帶回一隻斷頭的鳥。老大爺摸摸下巴上的鬍子，滿意地笑了，然後他身邊的人也跟著笑了。沙林一臉驚訝，他沒有想到槍是這麼神奇的玩意兒，竟然可以打到連自己都看不到的東西。

「跟我們走，它就是你的。」看他猶豫，老大爺又說：「要做大事，還是要當走狗，看你自已。」他被老大爺的驕傲吸引，看了看村子，又看了看塌了的牆，昨晚才剛成爲妻子的丫鬟躲在門邊偷看。他沒有多想就決定加入部隊。老大爺立刻挑了匹馬，還發了套軍服給他。他騎上馬，載著妻子回到村裡，向母親跪別後，轉頭對妻子說：「好好照顧我娘。」

「那我們怎麼辦？」村民沒想到沙林會就這樣離開。

「別擔心，我會派人保護你們。」老大爺在離開前指派了一些士兵協防，但他們很快就脫下軍裝，有人回家，有人投靠別的軍閥，也有人留下來在村子裡成家。

沙林走了以後，村子逐漸沒落，最後再也沒人經過。

「好了，先講到這裡吧，覺得怎麼樣？」

我抬起頭望著老人，兩手仍然擱在鍵盤上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這是我第一次幫人代筆，由於缺乏經驗，所以連故事都記得七零八落，根本沒有注意他到底講了什麼。

「怎麼樣？哪裡不好？」

他又問了一遍，神情急切。我敷衍地告訴他其實還不錯，然後把還沒打完的句子補上。聽完我的回答，他靠在椅子上，顯得安心不少。

「那今天就到這裡吧。」

他從懷裡拿出一個舊的牛皮信封，在茶几上壓平後，推到我的面前。信封上沒有寫字，只有紅色的框。我告訴他不用現在付錢，但他堅持要我收下。我只好把信封和電腦一起收進袋子，和他約定了再見的時間後離開。

推開紗門，午後的陽光飽滿，不若早上的陰雨。院子裡兩隻松鼠一見到我就跑了。我試著想找，但見那棵樹枝繁葉茂，所以又放棄了。走出巷子以後，我忍不住打開信封。以工時來算的話，這筆收入實在算是豐厚。我撥了電話，想要謝謝安惠，電話響了幾聲轉進語音信箱。我不習慣跟機器說話，於是掛了電話。

昨天晚上，我接到安惠的電話。我曾經在她工作的出版社投稿過一本小說而和她有過接觸。因為無意間知道她的父親身體不好，關心了幾句，才開始有了私交。雖然小說最後沒出版，但一

直保持著聯繫。簡單寒暄了幾句之後，她問我最近還有沒有在寫作，我說勉強算有。她又問什麼時候會完成，我說沒那麼快，其實還停留在構思的階段。我們沉默了片刻，然後她才說有件事情想請我幫忙。我以為是家裡的事，連忙問她怎麼了。結果，原來是她下班前接到了一通電話，有個年紀很大的作家打了越洋電話回來，說他有個朋友想找人幫忙寫點東西。她問我有沒有興趣，我猶豫了一下，然後問她怎麼計價。她雖然也不太瞭解，不過還是希望我能幫忙過去看看，就算不接，她也比較好對上面交代。

所以今天早上，雖然天氣濕冷，還下了些毛毛雨，我仍照著她給的地址登門拜訪。那是一戶位於青田街巷弄裡的老房子，紅白相間的木門油漆斑駁，發黑的圍牆長著青苔。我按下電鈴，等了很久才聽到屋裡有些動靜。一個老人把門拉開。他的頭髮虛白，灰色的眉毛有點雜亂。我向他說明自己是受出版社委託而來，他看起來有些意外。我一直站在門外，直到他說：「先進來吧，記得把門關上。」我才跟了進去。

房子的外牆是木板做的，因為潮濕而顯出很深的顏色。穿過院子的時候，我差點滑了一跤。我把傘瀝乾，發現無處可放，便勾在紗門的把手上。

從外面看起來，房子的屋頂很高，但進去之後，裡面卻很小。電視機、茶几、透明玻璃酒櫃、靠背破了的搖椅，加上一組棗紅色的絨布沙發，占滿了整個客廳。我在沙發上坐下，覺得不大對勁，拿起坐墊檢查，才發現底下的大理石裂了。老人要我將墊子放回去，說那本來就是壞的。我

鬆了口氣，換到另一邊坐好。他打開杯蓋喝了口茶，接著問我該怎麼開始。

「您就講您想講的。」我邊說邊從背包裡拿出筆記型電腦和電源線。椅子後面的插座是老式的，蓋子已經鬆脫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插頭插進黑色的插孔，然後把電腦放在大腿上，開始了第一天的工作。

工作結束後，我沒有馬上回家，想要享受一下難得的陽光。我沿巷弄而行，從清真寺旁穿出來。剛結束集會的信眾聚集在賣生活雜貨的攤販前聊天，我想要避開他們，卻不小心把一隻走到邊緣會自動掉頭的機器狗踢得四腳朝天。老闆看著我，手裡拿著一把會發出聲音和閃光的槍。我彎下腰把狗擺好，還好它又走了起來。我向老闆賠了不是，他也沒有要追究的意思。一個皮膚黝黑的男人指著老闆腳邊的遙控汽車，老闆把盒子拿起來遞給他。他看完盒子的正面又看了背面，問完價錢，兩個人開始討價還價。

我穿越馬路。森林公園裡，一位戴呢帽的老人坐在長椅上看報。我進公廁撒了泡尿。廁所很寬，通風很好，我因為懶，所以沒有洗手。出來的時候，老人已經走了，只留下了報紙。我翻了一下報紙，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大事。大半天的工作讓我有些疲倦，於是躺在長椅上，用報紙遮住太陽，睡了一覺。

醒來的時候，天色還沒暗，但是路燈已經亮了。我打了個哆嗦，發現報紙不見了，可能是給風吹走或是被哪個經過的人給拿走了。

我加快腳步，想讓身子暖活一點，但流汗以後，卻覺得比之前更冷。我索性在人行道上跑了起來，從龍安國小一直跑到台灣大學門口才停下。我撐著膝蓋，一邊喘氣，一邊看著對面路口一台摩托車被交通警察攔下。人行地下道裡賣童書和刮痧棒的攤位一如往常，但播放佛經賣口香糖的老人沒有出現。前陣子有個帶著大背包的年輕人，在瓦楞紙上用歪曲的字體寫著他需要錢回家，請大家幫忙。我想問他家在哪兒，但每次經過的時候，他都在睡覺。

走出地下道，剛才被攔下的騎士手裡拿著皮包，已經交出了駕照和行照。警察從手上的機器撕下一張像是刷卡單的罰單，要他在上面簽名。我不喜歡警察，於是和騎士交換了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。站在一旁的替代役男問我在看什麼，我轉了轉脖子，假裝在活動筋骨，沒有理會他。

回家後，我走進廚房，告訴外婆我找到工作了。她沒有回答，背對著我，用筷子攪拌著鍋子裡的麵條。我掏出信封裡的鈔票，把話又重複了一遍。她才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，賺錢好。」我頓時覺得自己有點無聊，不過就是份工作，沒必要這麼大驚小怪。

爬上樓梯回到房間，我將雜物從書桌移到床上，打開電腦，花了些時間把稿子來回看過一遍，憑著印象和猜想，把可能漏掉的部分補上。完成之後，我唸了幾遍，把句子做了些調整，好讓自己添加的和從老人那裡記下的讀起來差異不至於太明顯。因為老人講話時都是用「我」當人稱，通篇「我」的父親，「我」的祖父，「我」的母親，「我」的祖母，感覺有點累贅，於是我突發奇想，試著把人稱做了變化。改完之後，讀起來是更像故事了，但是老人說故事時的情緒也不見